

本书已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人虫儿》

再说人虫儿

刘一达著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

刘一达 著



刘一达小说系列

再说人虫儿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说人虫儿/刘一达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7

ISBN 7-5087-0594-7

I. 再...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2505 号

书 名: 再说人虫儿

著 者: 刘一达

责任编辑: 寿 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66051698 66060275 (邮购部) 电传: 66051713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 bj114. com. cn](http://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640mm×94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7-0594-7/I·176

定 价: 18.00 元

(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1

目
录

第一章 “媒虫儿”乱点鸳鸯谱	1
“红娘”与“冬瓜汤”	1
“婚介”的门朝哪儿开	3
“婚介”还是“荤介”	4
“媒虫儿”玩婚	6
“媒托儿”的诱惑	7
放长线钓“金龟”	9
替色鬼找情人	13
为老外当“托儿”	14
婚介市场该给“媒虫儿”亮红牌	16
第二章 玩知识的“题虫儿”	18
“题虫儿”与“题帮”	18
玩题的心气儿	19
热衷答题为哪般	22
“题帮”的门派	24
玩题也有规矩	26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27
憋着撞大运	28
玩的就是一乐儿	29
也是一种“缘分儿”	32
第三章 “鸟虫儿”闹市	34
北京人的鸟文化	34
玩得玩出品位来	36
鸟市骤然“鹦鹉热”	37
老北京的鸟市	39
鸟市热得邪乎	41
老北京人玩鸟听音儿	42
鹦鹉的种类知多少	43
“庄家”炒作鸟市	44

“庄家”走了 鸟市冷了	45
发烧后的冷思考	48
第四章 暗访京城“导游虫儿”	50
导游成了“香饽饽”	50
导游的专职与兼职	52
“导游虫儿”的道行	54
“导游虫儿”“扎点儿”的内幕	58
带“团”吃“票提”	61
“小费”还是“大费”	63
“虫儿”杀熟儿	65
捧着烫手甩了可惜	66
如何看“导游虫儿”	69
第五章 没缝下蛆的“饭虫儿”	71
“饭虫儿”的嘴脸	71
“扎”大席面儿	72
“饭虫儿”炸单	76
作“秀”蹭桌	79
找缝儿“下蛆”	81
酒鬼闹“炸”	82
愣把酒楼吃“没”了	83
留神让“饭虫儿”咬着	85
第六章 车口儿“吃”店的“提虫儿”	87
从小费到“天提”	87
京城的“车口儿”	88
门儿里的规矩	90
“虫儿”与店主斗法	92
嘴皮子功夫	95
应不应该让他们生存	97
第七章 “电信虫儿”大喘气	99
手机市场变化快	99
“虫儿”闹“水”	100
让“虫儿”连咬三口	101
京城手机大战	102
降价酬宾的猫腻	104
“电信虫儿”“咬”人的三招	105

“三包”上玩哩喂愣儿	106
第八章 “油虫儿”大闹加油战	108
“油虫儿”玩油	108
洋油和“煤油庄”	110
中国的石油没牌子	110
炒“单子”吃油票	111
加油站还是“加油战”	113
“主渠道”的尴尬	115
怎么会赔本赚吆喝	116
三张“王牌”	117
卖油还是卖水	118
花活实在太多	119
“吃”油票的老六	120
干脆印假油票了	122
一张“单子”就能发	124
玩油站还是玩火种	125
“吃”出了噎膈	127
如何灭“油虫儿”	128
第九章 生命杀手“血虫儿”	130
鲜血与献血	130
血库告急	132
血站见闻录	134
上线与下线	137
谁喝谁的血	139
血患与血灾	140
“血患”的由来	142
扫除虫害要断根	144
第十章 “房虫儿”新传	147
“房虫儿”盯上了二手房	147
吃房屋中介这碗饭	148
打冷枪换地方	149
温柔的陷阱	150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152
跟您“转影壁”玩	153
撞到了枪口上	155



再说人虫儿

4

借危改拆迁下“蛋”	158
一套院子两头“吃”	160
抖机灵借鸡下蛋	163
玩的是偷梁换柱	164
“铁拐李”把眼挤	165
老“房虫儿”玩地	167
“房虫儿”有治吗	168
第十一章 有“爷味儿”的“车虫儿”	170
京城“车鬼子”	170
老车鬼子夏爷	171
张爷玩车标	174
玩车的活动圈儿	176
玩出了品位	177
第十二章 “车虫儿”安子的故事	180
老太爷留下一辆老车	180
宁愿去看自行车	181
跟老先生失之交臂	182
为辆自行车险些蹲大狱	183
父子车情	185
老车留下的伤痕	186
寻找老车座子	190
为了一个日本老人的遗愿	194
老车迷踪	199

第一章 “媒虫儿”乱点鸳鸯谱

1

第一章
“媒虫儿”
乱点鸳鸯谱

“红娘”与“冬瓜汤”

说媒，替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王老五”或“小二黑”张罗婚姻大事，牵线搭桥，这是好事呀，怎么竟然成了“虫儿”？这不是糟改人吗？您先别急，往下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在早，咱中国的老百姓男婚女嫁可是一生中的大事。既然是大事，那就不能马虎，必得有媒人撮合。那会儿还不兴自由恋爱，娶亲成家讲究“天人契合”明媒正娶，“明媒”，就是得有媒人说合。

媒人，也叫“执柯人”。这个词是打《诗经》里来的：“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礼记》中有“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的说法。


媒人又叫“大冰”。这个词怎么来的呢？相传晋代令狐策做了一个梦，自己站在冰上，跟冰下的人说了一番话。后来他让人占此梦。占梦（解梦）的人告诉他：“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诗曰：‘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婚姻之事也。’君立冰上，与冰下人语，为阳语阴，媒介事也，君当为人做媒，冰泮而婚成。”您瞧，这占梦的多能说呀，冰上冰下居然成了“两口子”。

因为有这么一段典故，所以后人把媒人叫做“冰上人”，俗称“大冰”。北京话又叫做“大宾”。说媒的说成了婚事，在婚礼上可不成了“大宾”吗？民间还把媒人叫做“月老”和“红娘”。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老辈人结婚，用不着自己操多大的心，因为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媒人好像手里握着您的结婚证。自然，爱张罗这事儿的多是上点岁数的妇女，要不怎么后来有媒婆一词呢？

老北京管媒婆叫跑媒的。敢情这媒人光用嘴说不灵，还得腿勤。撮合成一档子婚事不容易，得男方女方两头张罗。在老北京，一档子婚事，有一个媒人两头跑的，叫“单媒”，有俩媒人共同说合的，叫“双媒”。替男的这边说合的，叫“男媒”，给女的这边说合的，叫“女媒”。您说以前想成个家，有多热闹呀！当然，甭管是“单媒”，还是“双



媒”，这想结婚的人总不能让人家白跑腿，白费嘴皮子，不让人家吃碗炖肉，临完也得给人家一口“冬瓜汤”喝。

“冬瓜汤”这个词儿，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没几个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不过，谁都晓得冬瓜汤有营养，大冷天，饭桌上，端上一碗热乎乎的冬瓜汤，喝进肚，很舒服。大概正因为如此，所以老北京人才把给说媒的谢仪叫做“冬瓜汤”。

既然是汤，所以也就没斤没两了。过去，男女婚事，没有保媒的，似乎不合俗礼。一般人的婚事，甭管是两小无猜，还是父母包办，婚礼的帖子上都要注上媒人的大名，有点像现在证婚人的意思。

当然，老年间大多数青年男女的婚事，都是经过媒人说媒成婚的。说媒的虽然算不上正当职业，可是也有收入，因为说媒的知道自己不会白张罗，婚事说成了，男女双方的老家儿都要给说媒的一份谢礼。这份谢礼，也就是“冬瓜汤”，可多可少，视家里的贫富而定。

媒婆，是挺有“本事”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她能把各种不同身份和性格的人给撮合到一块，没两下子成吗？

从前，有一个相声段子，单说这媒婆的本事，这家有个少爷是个豁嘴子，也就是兔儿唇，找媒婆说个媳妇，媒婆就给他找了个近视眼的姑娘。姑娘眼神不好，瞅不准这位少爷嘴上的缺陷。赶到女方点了头，媒说成了，婚事办了，女方再后悔也来不及了。就这么把这位少爷的婚事给解决了。

当然，媒婆的功夫都在嘴上，不过她也能揣摩人的心理。应该说，媒婆至少是半个心理学家。

解放以后，专门吃这饭的人没有了。年轻人都兴自己恋爱，婚姻自由了嘛。但生活中短不了喜欢给一些大男大女张罗对象的热心人。那会儿，人的热心花钱买不来。“成人一对婚，胜造七级浮屠”。这种积德行善的老理儿鼓舞着不少人当了业余“红娘”。当然，一般单位的工会和共青团组织也鼓励有人给年轻人当“红娘”。

老话说，“男人最怕入错行，女人最怕嫁错郎”。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嘛，男女青年难免在找对象时挑挑拣拣，寻找意中人。可是挑着挑着就会挑花了眼，小姑娘从豆蔻年华变成了大姑娘。小伙子从英俊小生，变成了胡子拉碴的大老爷儿们。

当然，甭管男的还是女的，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自有多种原因，人海茫茫，碰到如意的姻缘，确实不容易。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每个人都有单位，单位也总有一些热心肠的人，替青年男女在婚姻上“量活儿”。这些热心肠的人以女性为多。

碰上单位里有年轻人错过了恋爱的好时光，她们便会奉献热心，替人当“红娘”。

当“红娘”不是丢人的事。那会儿的“红娘”羞于谈“谢礼”二字。替人介绍成了，看着人家婚姻美满，讨声谢谢足矣。

说媒的成了正当的职业是现在的事。在把钱当回事儿的市场经济中，当媒人居然也成了挣钱的一条道儿。早先的“冬瓜汤”，变成了一手交钱、一手让您见人的买卖。

眼下，人们的思想开化了，婚姻观念比以前有着无法想像的宽松度。离婚由从前的“打”，变成了好说好散的“协议”。离了婚总得接茬儿再找意中人，加上丧偶的和一茬接一茬的大男大女，搞对象一时成了都市人挺费神的事儿。

据北京市民政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京城的求婚者约有80多万。求婚者也是五花八门，年轻的、年老的、有残疾的、外地的、外国的。论岁数，年纪最小的有19岁，年纪最大的有90多岁。您说替这些人说媒，是多大的一个市场。

“婚介”的门朝哪儿开

现如今，各种各样的新名词满天飞。“媒婆”这个老词早就过时了，“月老”、“大冰”，也没人叫了。新词儿叫“婚介”，也就是介绍婚姻和这种机构的简称。

“婚介”无疑是眼下的一个热门。您翻开各种报纸和刊物总能看到“媒介”的广告。京城的“婚介”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末问世，像是滚雪球似的发展，到现在已达到300多家，这个数是指公开挂牌的，至于那些捎带手儿的“婚介”，恐怕500多家也打不住。


您会问了，有这么多的“婚介”，找对象还不容易？

容易？这分怎么说。如今是市场经济了，您不带着钱，哪个“婚介”也不可能让您进门。

钱，往少了说找个对象要掏两百多块，往多了说得五六百，至于沾洋味儿的涉外婚姻，介绍成了，要的价码儿就更高了。所以有人说，眼下靠“婚介”找对象是掉进了“无底洞”。

什么叫无底洞呢？说白了就是您想找个可心的对象，往里扔钱没有底。咱们说的“媒虫儿”就是从这儿引出来的。

眼下，说媒已不是光凭一张嘴了，装备已然现代化。京城的“婚介”大体分为两种方式，一种属于现代派，即由电脑当“红娘”，电脑



里存着成百上千个求婚者的资料和照片，由您从这里头挑。

另一种属于传统型，即把不同年龄段求婚者的资料登记入册，贴上照片，由您在这里头选。

为啥说它是传统的呢？因为“婚介”的人除了让您看死材料，还附着介绍活情况，带有主动的撮合的意思。

“婚介”除了这两种方式外，还有电视“红娘”、登报择偶，以及搞联谊活动找伴侣等方式。近两年，找对象更透着开化，又兴起了电视相亲，男女青年面对面谈情说爱，电视节目主持人成了“红娘”，如某地电视台的“玫瑰之约”栏目，不但热热闹闹，而且让人挺开眼。

咱说句不亏心的话，这几年“婚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媒人角色，帮助求婚者牵线搭桥，促成有情人结成眷属，发挥了不少积极作用。甭管怎么说，“婚介”的公开化和职业化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婚介”还是“荤介”

什么事都得讲规矩，新名词叫规范化。眼下全国各地的“婚介”透着热闹，拿北京来说，几百家“婚介”机构在市场上这么一折腾，大有“鹊桥”满街搭的劲头儿，“鹊桥”一多，上“桥”的人肯定少不了。这么一挤，难免有不出娄子的时候。加上有关部门对这一行当疏于管理，撒了巴掌，所以“婚介”机构出现了盲目发展、鱼目混珠的局面。那些借着给人找对象，专在“婚介”市场扎钱的“媒虫儿”也应运而生。这些“媒虫儿”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他们这么一搅和，“婚介”市场有很多地方就让人睁不开眼了。

笔者为调查“婚介”市场状况，以报纸上的“婚介”广告为线索，先后以找对象的名义走访了京城20来家“婚介”机构。这些“婚介”中，有的“婚介”，相对来说比较规范，想找对象亮一下户口本、离婚证、身份证、学历证，填一张登记表，交4张照片，几百块钱，就算是他那儿的会员了；有的“婚介”，工作人员还很热情地跟您聊几句，问问您的个人经历，择偶标准。总的看还算负责任。

但是，有的“婚介”机构可就差着事了，说是“婚介”中心，其实，不过是一间现租的小房，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两三个外地来的小姐在那儿应门面。

看我进了屋，她们倒蛮张罗，也不让我出示任何证件，只要交几百块钱，就可以填表登记，并且能马上与“对象”见面，好像您要找的对象就在她手心攥着呢。见面可是见面，她不管双方的条件如何。当然，

成不成也不管。

在朝阳门外的一条偏僻的街上，有家专门为中老年人服务的“婚介”。我按照报上登的广告上的地址，奔了那儿。

广告词写的挺好。到那儿一看，所谓“婚介”是一间临时木板房，屋里坐着四五个满脸褶子的老大妈。

这几位大妈见我进来，一个个眉开眼笑，像是看到买卖上了门，热情得让您一时找不着北。

其中一位嘴皮子非常利落：“我原先在工厂就爱管这事儿，这是我的长项。您说吧，想找什么样的？”

我问她用不用登记或者交照片什么的？

她倒很痛快：“登什么记呀？全在我脑子里装着呢，我的脑子比那些电脑管事儿。”

我说：“像我这种条件的，能见几个？”

她说：“甭管见几个，只交500块钱，保你能成。说吧，要大姑娘还是要‘二锅头’（离婚的）？”那劲儿好像练摊儿的主儿让我在摊儿上挑萝卜或白菜。

逗不逗吧？她也不管我的身份如何，单凭长相、身高，就立马儿点上了“鸳鸯谱”。您琢磨琢磨她是认人呢，还是认钱呢？

我心想，这是遇上了我，如果碰上了一个憋着以找对象为名，往外掏坏的主儿，岂不把女的给坑了吗？

在海淀区的一家“婚介”，笔者还碰上了更邪的。早就听说眼下的“婚介”也管找情人。

我试着胆子问了问：

“您这儿管不管找小姐？”

“小姐？是情人，还是‘二奶’？”负责登记的主儿问我。

“想找个解闷儿的情人，当然，得长得顺溜点儿。”我装作一本正经地说。

出乎我的意料，她愣点头了。


“有，有，漂亮的当然有。”她挤咕着小眼说。

不过她凑近我，操着外地口音悄声说：“找情人不用登记，只要你交600块钱就行。”

我问她：“交600块钱能见几个？”

她坦言道：“这要看质论价，长相顺溜儿，20岁以下的，价码儿可高，30岁以上的价码儿就低。”

妈爷子！这是替人找对象呢，还是在这儿拉皮条呢！



看着门口的“婚介”牌子，真让我倒吸两口凉气：这叫“婚介”，还是应该叫“荤介”！

您说碰上这些“荤”事能不让我心里犯嘀咕吗？眼下的“婚介”市场怎么乱到这份儿了！

“媒虫儿”玩婚

实话实说，“媒虫儿”跟正儿八经的“婚介”应该是两码事儿。“婚介”甭管是以赚钱为目的，还是为了扬名，终归是帮助求婚者牵线搭桥，咱不能诋毁人家的这份善良和热心。

但“媒虫儿”则不然。所谓“媒虫儿”，就是借说“媒”咬人几口，有时也以说媒为幌子，进行坑蒙拐骗。

当然，不能否认有些“媒虫儿”是以“婚介”为招牌来咬人的。换句话说，有些“婚介”是由“媒虫儿”来操作的，自然，他们是少数。但一粒耗子屎能坏一锅粥，“婚介”市场让一些“媒虫儿”鱼目混珠给搅和乱了。

所以，有必要揭露一下他们的嘴脸，以使求婚者有所警觉。

“媒虫儿”在“婚介”中玩的猫腻挺多，这里向您披露他们的几招儿坑蒙拐骗的路数。

头一招叫“挂网”，用他们的话说，又叫“贴靴”。

啥叫“挂网”？说白了就是想各种花招儿让您往外掏钱，进入他们的所谓“联谊圈”。

现在找对象的人跟过去不一样了，羞羞答答的少，“没羞没臊”的多。谁都晓得要想找个可心的对象，首先得先打动对方；要打动人心，就得自我推销；要自我推销，您说能离得开“包装”吗？

“媒虫儿”恰好抓住了求婚者的这种心理。只要您看了广告，一进“婚介”的门，他便想招儿拿线儿把您拴住。

有的“媒虫儿”为了证明他们的婚姻介绍所“会员”多，往往胡编乱造出一大堆假资料。

您一翻他们的“会员”登记本，净是条件不错的靓女和英俊小生。先别乐呢。您以为这些俊男靓女都实有其人吗？错了。其实这些人压根儿不是到他这儿找对象的，有的甚至是他们随着瞎编的人名，这世界上压根儿没这些人。

这不是逗你玩吗？这叫给您打“马虎眼”呢。您一看到这儿登记入册的人要模样有模样，要个头儿有个头儿，职业和气质都不错，自然会

对他这儿有好感，理所当然地掏钱入会。

什么叫请君入瓮呀？这样一来您就算被“媒虫儿”设的套儿粘上了。

接下来，您自然想跟这些在册的靓女或俊男见面。

这时，这些“媒虫儿”便要给您“包装”了。怎么“包装”？在您登记的时候包装：您长的模样惨点儿，不要紧，他张罗替您整容；您个头矮点儿，他让您穿上高跟鞋，鞋跟儿十厘米，一米六能变成一米七；您学历低点儿，他替您往上拔高：初中，弄个大本；初级职称，弄个高级。总之，都在他的大笔一挥。甚至岁数都可以减少十岁八岁的。

您如果是实在人，在这上头不敢蒙人。“媒虫儿”有辙，找地方印点子假证明，不就齐活了吗？这些虚晃一枪的内容，都被他输入了电脑。

您会说了，学历和职称可以造假。模样儿呢？“媒虫儿”们有邪招儿，让您拿出十年前的照片，或给您介绍到影楼，描眉弄眼地让您当一次“演员”，有化妆品呢，再丑的人也会变俊。自然这全套的“包装”他不会义务的，您得乖乖往外掏钱。

笔者认识一位叫马娟娟的女士。她的名儿挺嫩，但是四十好几了，已然是满脸褶子的半老徐娘，长相儿自然也提不起来了。马女士的丈夫头几年去世，听人劝，奔了某“婚介”，打算再婚。“婚介”的小姐让她去美容院“包装”。花了好几千块，最后照出的照片，像个三十多岁的少妇。我看了她的玉照都愣了，别说拿着它找对象了。您说这种玉照只能把人给蒙一下，蒙一会儿，能蒙一辈子吗？


“包装”得了，您就等着听话儿，选地方跟人见面吧，见了几个之后，您才知道自己上了当，敢情他让您见的人，大都也是这么“包装”的，模样儿跟照片上的判若两人，再一细聊，全都泄了底。没辙，人脸上的褶子，您抹二斤美容霜儿也盖不住呀。

当然，那几百块钱的人会和数千块的“包装”费也就白饶进去了。

“媒托儿”的诱惑

“媒虫儿”的第二招更损，术语叫“碰托儿”，也叫找“灯泡儿”。什么叫“托儿”呢？就是找几个漂亮的小姐或小伙子当幌子。

“媒虫儿”一般不给“托儿”开工钱，由他们自己用小刀去“扎”求婚者。见多少“血”，“媒虫儿”不管。



您找对象不是挑长相好的吗？“媒虫儿”给您介绍的一准错不了。您一见这女的或男的长得跟电影演员似的，自然动了心。

对方一看您动了心也跟着狮子大张口了，见两面就会让您掏钱买化妆品买时装，见三面敢让您买首饰，至于下馆子看电影旅游观光更不在话下。

您看在漂亮妞儿或小伙子面前往往还不能显得忒小气。手一松，成百上千的就填了人家的嘴。

及至您真动了感情，琢磨着该跟他商量婚事了。对方找个因由，跟您发个小脾气或找茬儿打顿架，“对不起，咱俩感情不投缘，拜拜吧。”

这会儿您才明白，敢情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托儿”跟那些“三陪女”不同，轻易不会让您碰她。她好像手里有根线儿，总是牵着你，看看扎得您遍体鳞伤了，她才把线剪断。您呢，也就成了断线的风筝。

家住北京石景山的一位叫张泉信的老兄给我写信，痛说挨“媒虫儿”涮了的经历。

我专程到他家采访，老张今年30大几了，也许是模样儿太对不起观众了，老兄从20出头就开始让人张罗对象，见了不下百十号姑娘，一直没碰上对眼的。没辙，他想到了“婚介”。

老张说，一年前的夏天，他到“媒虫儿”开的“婚介”登记。“媒虫儿”收了她的“介绍费”，一连给他介绍了两个对象。事后才知她们是“托儿”。

头一个“婚托儿”诈了他七八百块。第二个透着敢开牙，让老张陪她去了趟海南，飞着去飞着回来的，外带着买了几样首饰，老张身上带着的一万块钱，花去了一多半，也吃了，也喝了，也玩了，临完这位“意中人”给他写了一封绝情信。您说这不是瞎耽误工夫吗？

跟这位女的分手不久，老张上街买东西的时候，看见这女的带着一个孩子逛商场。事后一打听，敢情她是有丈夫有孩子的人。

看着老张受骗当了冤大头的痛苦神情，真让人同情。

另一位叫李成善的人让“托儿”坑得比老张还惨。老李今年50多岁，离异多年，一心憋着找个年轻貌美女郎。“媒虫儿”抓住了他的这种心理。

他不是要吃嫩黄瓜吗？“媒虫儿”给他找了个21岁的小姐。见了几面，他觉得可心，而且感情很投入，半年之内，在她身上花了不知多少钱。

该谈正经事的时候，这位小姐却不翼而飞。没过多长时间，这位女郎又傍上了一个小伙子，让他在大街上给撞上了。这时他才如梦方醒，知道碰上了“托儿”。

放长线钓“金龟”

“媒虫儿”应名儿是为求婚者牵线搭桥，您如果全信他的，那就得陷进去。因为有些“媒虫儿”给您介绍的不是意中人，而是给您挖了一口井。

笔者在这儿不是耸人听闻。在采访中，碰到的这种事例太多了。

照通常征婚或求婚者的心态，登报也好，奔“婚介”也好，找“媒虫儿”介绍对象，只能说是碰碰运气，往往并不抱十成的把握。

找对象跟买东西不一样，有些时候是一种缘分儿，生活中这种缘分儿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征婚属于有枣没枣先打三竿子再说。碰上了，算有缘；碰不上，也不会怨天尤人。“媒虫儿”恰恰抓住了求婚者的这种心理，给您下套儿。

有位姓焦的女士对笔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她今年四十多岁，跟丈夫离异七八年了，原本不想再嫁，但孩子大了，自己也日渐衰老，日子显得清苦孤单，便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奔了某“婚介”。


当然，“婚介”见到这类单身大女，如同见了“香饽饽”。

您会问了，这种条件的女人找对象难呀！怎么成了“香饽饽”？您这就对人没正眼儿瞧了。“媒虫儿”那儿可不这么想，越是不好找对象的人，“媒虫儿”越觉得好“拴扣”。正因为焦女士找对象困难，她才总想依靠“媒虫儿”，而且“媒虫儿”那头也好找下家。

您也许不知道这里的“下家”指的是谁，敢情“媒虫儿”手里都有十几个几十个所谓的“关系户”，这种“关系户”都是老大不小，事业上不成，人生足迹带砑儿的。

这种人找对象极难，当然他们找对象还有别的目的。但是他们跟“媒虫儿”关系不错，而且介绍一个，他们出手也大方。“媒虫儿”当然愿意替他们张罗。但是给他们张罗年轻貌美的，肯定人家看不上眼，反过头来还挨骂，而给他们张罗四十多岁的“二锅头”正合适。

为什么呢？四十多岁的女性大面儿上看着已经成熟，其实她们当中有的人囿于工作环境有局限，没有很深的阅历，也不具备多少洞悉人情世故的眼光，给点儿小恩小惠，她们便容易拿出同情心，往“媒虫儿”设的“套儿”里钻。



由“媒虫儿”搭桥，这位焦女士碰到的就是这样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

这主儿姓吴，50来岁，坛子个儿，大扁脸，蛤蟆嘴，肉泡眼，长得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您别看他模样丑，可是嘴里说出的话，却不丑；那嘴虽说像蛤蟆，呱呱地不停地叫，但会哄人。

见的头一面这位吴爷便跟焦女士侃上了。“现如今，人们的审美观念变了，您瞧，葛优当了影帝，潘长江得了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称号，长得越寒碜越值钱。女人吧，现在都不喜欢奶油小生了。您想吧，长得好的脸蛋，肯定没长着好心。我吧，长得是有点那个，可是我的心好呀。心好比模样好不是更受用吗？此外，我的身体好，性功能跟20多岁小伙子似的。”

吴爷说话不在乎，行动上也不在乎，聊了一会，便拉着焦女士进了饭馆，吃了喝了，又拉着焦女士潇洒了一下，进了歌厅，他点了一首歌唱《我很丑，但很温柔》。他确实挺“温柔”的，见第二面就要跟焦女士上床。

焦女士是过来的人，当然知道男人的那点儿出息，但是这位吴爷太“温柔”了，又是鲜花，又是甜言蜜语，山盟海誓，云山雾罩地把焦女士哄得动了芳心。到第三次见面时，二人已经如胶似漆了。

自然，成熟女性嘛，找对象很快就会直截了当切入实质问题，床第之欢已经并不十分重要。女人到了这岁数，已然没有多少情欲的烈火。

但一谈到实质性问题，吴爷便躲躲闪闪，焦女士有点儿吃不住劲了。吴爷见状只好答应结婚。但是谁能想到二人在商讨婚事期间，有一天，焦女士看到吴爷挽着一年轻女郎逛商场。

她当时气得差点儿没背过去。过去质问，想不到吴爷却说这是他的同事，并以这次吵架为理由跟焦女士分手了。

焦女士越琢磨越不是味儿，让这脸很丑却很温柔的人骗的不光是感情，还有几千块钱。因为他在“温柔”之时，跟焦女士张口借了几千块。

焦女士心里搓火，找到了“婚介”。“媒虫儿”好像单等着焦女士回来找他。听焦女士诉说完原委，“媒虫儿”暗自好笑，这不正是他意料之中的事吗？

他打马虎眼说：“这种事难以避免。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我再替您找一个吧。”

焦女士一听，肝儿颤了：啊？再找一个？她还敢吗？！

她始终咽不下这口气，经多方打听，才知道那位“蛤蟆嘴”吴爷，